

餘

姚

志

餘姚舊有志康熙間知縣康君
修之去今且八十年矣三原唐
君來尹茲土期季政成力思進
治於古勤仰前良用率厥典爰
考舊志闕焉無徵則喟然曰此
守土者之職志也不即不圖其

序

一

奚以彰信於後于是博采遐搜
增新訂舊改定體例釐為五門
曰考曰略曰表曰列傳曰錄其
各門所不能備者件繫之曰叢
談凡四十卷其文直其事核世
之作志者蓋未之能先也書既

成屬余序其簡端余惟餘姚南
連四明岩岫盤亘北距大海茫
洋澶漫渺與天際實古越之巖
邑也明代屢苦倭寇登犯增置
新城以為防禦而衛所諸戍分
屯扼險居民粗獲安堵貞元之

序

二

世蘖牙其間宅幽阻深府亂鍾
禍雖孫徐之流毒不酷于此矣
自我

朝暢

以德威漸呂醜化涵濡百數十
年于是陳烽故壘剗削消磨蕩
爲夷庚生其地者農服先疇士

食舊德遊大同之治而不知所
以為之者通志所稱務本不爭
多至百歲往來阡陌間熙々如
無懷葛天氏之民者乃今更復
見之嗚呼何其幸也顧念運際
休明

序

三

聖人繼世海隅蒼生固宜罔不率俾
矣至于承流宣化遞而致之民
則必因時宜俗以適于治而後
無乖奉行稱

上德意是非親民之令莫與同功也
故一令賢則一邑治天下之令

皆賢則天下治姚誠一邑耳迄
今衣冠禮樂之盛炳焉與古鄒
魯同風其來詎無所自則凡典
章之沿變風俗之轉移

國家之厚澤深仁賢有司之良法
美意使不及時輯錄日就蕪沒

序

四

後有作者典籍散落傳聞迷謬
臆決濫登分離乖隔貽誤後人
為害滋大故志乘一書賢令之
所重也雖然志慮短淺日營
於刀筆筐篋之間者力有不暇
暇矣又以非先務之急棄而不

爲即間有爲之者學不副此苟
且掇拾益之蕪穢取譏後世故
徃、難之然則姚志之修非唐
君不肯爲亦非唐君不能爲唐
君其庶幾今之賢令歟余之泣
越在丁酉與唐君先後間志成

序

五

於戊戌三月未幾而唐君以課
最移令錢唐去其治錢唐猶治
姚也明年庚子

天子春巡江浙省方問俗而黜陟之

典行旌賢擢能唐君其自此遠
矣顧唐君之于姚故朱邑之桐

鄉也則是志之傳豈僅與武功
朝邑爭不朽之名于著述云爾
哉

大清乾隆四十四年歲次己亥秋七

月穀旦

誥授朝議大夫知浙江紹興府事加

序

六

五級北平秦廷瑩序



餘姚志序

餘姚漢舊縣抱四明而臨渤海土厚俗醇
懋產人物先後蔚興爲浙東望邑余自丙
申莅任欲考其圖經求布治之要務與夫
耆舊之傳先正之遺文以徵余平日所聞
見而故牒闕如流傳互異蓋縣志之不修
者八十年於茲矣宋儒有言修志之難同

餘姚志

序

一

於作史直筆公心兼長斯善又謂因時更
變與俗推移當及時修志以爲治譜然則
修志固宜得其人而新舊相乘尤不容逾
時而不舉恭遇

聖朝文治光昌圖書大備令長奉

上憲教誨肅清吏治期于善俗而興賢縣
志之修宜在今日余少讀武功志歎其簡

而有法及遊宦浙中求宋人舊乘若會稽
赤城諸志俱條例謹嚴裁制精審益以知
古人著作之流貽非苟然也夫才不逮古
人而鋪陳排比徒尙浮華何益于治事以
徵信爲難詞以立誠爲本好古善述前事
可師與其採諸空言不如求其實證況餘
姚爲文獻名邦藏書家多蓄異本嗜古者

餘姚志

序

二

殫見洽聞堪資諏詢何患文獻之不足徵
哉予自下車卽取史傳及省郡之志與舊
志互相考覈苦行笈之寡書也則假諸邑
中藏書家慮一人之見聞狹隘也則分採
訪冊于都人士繼又設局于儒學余時至
與賢士大夫往復商榷以論定其是非簿
書之餘舟車之暇不假手他人惟以修志

爲事閱一年有餘而始克成書雖不敢自信爲完善而備稽考之資杜冒濫之弊亦可共信于邑人矣至于圖經之辨證政治之總要人物之合爲列傳暨遺聞軼事之附載者別爲凡例以明纂輯之意焉

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三月知餘姚縣事三原唐若瀛一峯氏撰

餘姚志

序

三



序

自漢書創地理志與紀表傳分列厥後元和郡縣十道圖志新舊九域志俱兼綜方夏卷帙綦繁其專志一郡一縣者自祥符圖經始杜君卿有言志書之體在辨區域徵因草知要害察風土而南軒論脩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型繫焉世教補焉此立言之體要撰述者所宜知也餘姚古勾餘地襟江帶海為越州巨鎮距會城三百十里而近山水之靈奧雄秀載在圖牒其地宜

餘姚志

序

杭秫木棉士好學敦尚氣節見于後漢書三國志新舊唐書者炳如星日所謂東南之美非特竹箭不加纂輯其曷以脩掌故而示來茲余于著雍闓茂之涂月由太平調任茲邑前令唐君一峰脩志之役適告竣唐君涖治三年廢者以脩墜者以舉慨然念前志之未脩精心搜討補闕訂訛發凡起例門別廿五卷盈四十美哉秩秩乎體裁整密遠不遺近不濫若宋景文所云事增於前而文減于昔者斯志足以當之矣余

不敏繼唐君後夙夜敬慎時以忝職為懼語云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成書具在宰斯邑者不
用旁詢掾史予以廣見聞備勸戒一展卷得其
大略其為益豈淺歟夫餘姚舊無邑志太倉
頤存仁知縣事初有草本後則金韶嗣成之康
如連續脩之考餘姚命名之義太平寰宇記所
引據最為近古故王銍稱餘姚習俗有古舜遺
風

聖天子軫念民依庚子之春

餘姚志

序

二

鑿輅時巡五臨三浙斯民涵濡於

德化者日益深休養生息以蕃以育熙皞成象媲美
有虞以是編登風俗之書余深幸適觀厥成而
因以識唐君謨述之得體要也謹拜手而為之
序

乾隆四十六年春正月餘姚令山陽李汝麟書
於邑署之蓬萊閣



餘姚志凡例

志書之體仿於郡邑之有圖經專詳地理如三輔黃圖太康地記之類是也故宋以前地志未嘗兼及於宦蹟其綜稽時務爲出治之本者則有元和會計簿縣務綱目諸書若表彰前哲則陳留人物傳汝南先賢傳爲史傳所采擇至博訪遐搜詞足以廣見聞義足以備勸戒者江漢遺聞錢塘遺事其著也要皆自爲一書不相淆溷後代志書不深惟古人述作之源流牽合編排取悅俗目其爲言也猥而瑣其爲體也雜而無章偶有增修亦徒具故事而已夫積習生常難以驟變合數書之體

餘姚志

凡例

一

以成書當使原委井然於聯合之中存區別之體首載圖經次詳經濟次序人物次及掌故層累相因務使同條而共貫考宋人舊志體例實爲一定之序非敢矜言別裁分星辨土有建設而縣始立故首以建置考置縣而定都里形勝所屬郵傳所經縣境之大綱也故次以疆里考錯見於都里閒者爲山川原大易設險之義考古今命名之殊故次以山川考川澤間阻人力所通故次以津梁考山水清懷橋梁勝地存芳蹟於曩昔發懷古之深情故次以古蹟考此圖經之梗概也由古証今牆隍爲重故城池畧次之嚴城旣設署以定位布治涖

民故衙署畧次之衛民之要在資生餘姚水鄉無湖水是無禾也無海塘是無棉也設官牧民之要莫大乎是故湖陂畧次之湖陂治則庶物登矣故物產次之任土作貢正供有常故田賦畧次之天道不能有豐而無歉故災祥畧次之富多賴而凶多暴習俗因乎時運故風俗畧次之風俗有醇疵端賴乎教故學校畧次之常祀載在命典領於膠庠故祠祀畧次之古今漑治存其題名故職官畧次之官治遺澤久而謳思見樹立之殊存風教之厚故名宦畧次之謂之畧者仿通志之諸畧從今以溯古所謂言其大畧潤澤在人也出治之本備乎餘姚志

凡例

二

此矣興治以育賢故次以選舉表不愧科名期於功德言之不朽故次以列傳內行所重闡幽彰隱故次以列女傳山水之交名流託止徽範猶存故次以寓賢傳存一邑之人物流風餘韻俾後來知興起焉其次爲經籍錄重鄉賢之撰著也次爲藝文錄皆名賢投贈之作與題咏之無可附麗者廣會稽掇英錄之體也次爲墳墓錄仿宋史志地理門之兼載塚墓考也次爲廟觀錄異教所居祇備遊觀之資而僊釋附見焉次爲叢談錄各門所不能備者詳述條繫是在多聞而善擇也皆掌故之資也

難者曰舊志人物分門類今併爲列傳可乎應之曰正史不當多設名目姑勿深論修一縣之志而遽列某爲名臣某爲文苑某爲儒林其可爲定論哉存其人之可傳者不加揚摧是宋人舊志之例也然則門類不分得毋有濫入乎曰傳未載所據之書則倖端塞矣列傳引書始於潛說友而朱彝尊曰下舊聞鄭元慶禾錄皆用其例此地志之所當法也采錄及於前賢文集得毋有愛憎之私乎曰九品論人不以前賢爲據而誰據哉况舊志孫椿年傳用陸游渭南集王嘉閩傳用戴良九靈集特未詳其書名耳固不始於今日也然則名宦何以餘姚志

凡例

三

不稱傳曰傳者綜其生平名宦則止詳其治蹟若舊志載孫統劉杳止舉一端非史家傳體也且典章散佚宋以前制度舊志多不詳敘存其舊章所謂畧也廟觀何以列於後曰陸清獻靈壽志嘗不載梵宇矣今仿洛陽伽藍記綴於簡後微寓闡別之意云

知餘姚縣事唐若瀛著

同修姓氏

叅訂

儒學教諭邵守仁復齋 錢塘人

儒學訓導汪師曾魯堂 秀水人

協纂

原任廣西上思州知州施毓暉揚華 以下俱本邑人

翰林院編修邵晉涵嶼桐

校勘

徐均大山

張廷枚唯吉

餘姚志

姓氏

沈元勳補山

董事

朱應錦揚

邵佳欽藉安

張德大昭

邵陞陞梅林

洪耀鑑公

翁會點書莊

以上俱係具呈首事姓名尚有採訪多人不及

備載

餘姚志總目

卷一

建置

卷二

疆里

卷三

山川

卷四

津梁

卷五

餘姚志

古蹟

卷六

城池

卷七

衙署

卷八

湖陂

卷九

物產

卷十

總目

一